



# 隐衷

美国最新畅销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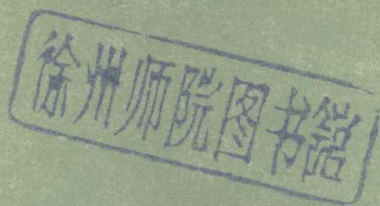
944920

I712.45  
<339>  
隐衷

[美] 丹尼尔·斯蒂尔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福州



22241975

## CHANGES

根据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86年3月新版译出。

### 隐 衷

〔美〕丹尼尔·斯蒂尔著

李智雄 安 婷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莆田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4.375印张 2插页 302千字 福建省化工进出口公司工作。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410

ISBN 7—80534—156—7

I·147 定价：3.95元

### 译者简介

李智雄 男，1962年生于厦门，198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现为福州海关关务组。

安婷 女，1963年生于莆田，198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现为福建省化工进出口公司工作。

两人合作的文学作品散见于国内诸多刊物。合译的《恐怖的“怪文十字”》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 内 容 提 要

美丽、善良的女记者梅尔慕名采访胸外科专家海伦大夫。他俩一位中年丧妻，一位遭夫遗弃。同是情场失意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业已消褪的对异性的爱慕又悄悄在两颗破碎的心灵中复苏。几经风雨，几经波折，他们深深相爱了，双双跌入爱河……

同时，海伦之子和梅尔之女也陷入情网。一对父子同时爱上一对母女，世界就是这样宽广而又狭窄。

为了独享父爱和母爱，儿女们从中作梗，竭力阻挡这一婚姻。女管家的挑拨，两代人间的代沟，加上海伦和梅尔之间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更为这一婚姻抹上了幽恨、凄迷的色彩。

小说清纯、流畅，极富人情味和浪漫色彩。被评为1986年度全美畅销书。



## 第一章

“海伦大夫……彼得·海伦大夫……海伦大夫……我是  
心血管监护室……海伦大夫……”传唤器的呼叫声象机器人  
般地叫个不停。彼得·海伦急步穿过市中心医院大厅。他没有  
停下来朝传唤器回话。因为这时急救人员已经知道他正在  
往救护室赶去。海伦摁了一下电梯的六楼按钮，额头上皱起  
两道深深的沟纹。20分钟以前，他在电话里被告知他所急需的材料。此刻  
他的思绪完全被这些材料所占据。为了寻找这名心脏捐献  
者，他们苦苦等了好几个星期，现在几乎太晚了。太晚了！  
电梯门“咣”一声打开，他的心一下子从心窝口提了起来。  
他抬起腿赶忙朝护士站奔去。护士站在标着“心血管监护  
室”门口。“他们把沙莉·布诺克送上楼了吗？”一名护士抬起  
头，好象等到两双眼睛碰到一起时，她才猛地一下惊醒过  
来。每次见到这位英俊的胸外科大夫时，她心里总是有一种  
异样的感觉。这位高挑、蓝眼睛、头发灰白、轻声细语的男  
子身上散发出某种无限的诱惑力。他具有在女人的小说里才  
能读到的那种医生的容貌。在他的周围凝聚着一种由衷的程

嵩、文雅和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就象一匹受过特殊训练的赛马，渴望走得快些、更快些……为社会做更多事……同时时间拚搏……从上帝那偷回一条条生命……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小孩……再偷一个。他常常胜利。常常但并不是总是。这使他恼怒。准确地说，这使他痛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眼角出现了深深的皱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他的心灵深处看到了悲伤。他几乎每天都创造出奇迹，但这还不够。他要的不仅是这些。他要的是拯救每一个病人，遗憾的是他根本办不到这点。

“是的。大夫。”护士迅速地点了点头。“她刚刚上去。”

“她准备好了吗？”这是他性格的另一个方面。护士对这个问题感到惊奇，但她马上就反应过来他这个“准备好”指的是什么——不是指病人手臂上的静脉，也不是指病人在被手推车送进手术室前应注射轻量止痛剂。他指的是病人在想些什么，感觉些什么，谁与病人说过话，谁陪着她。他要他们医护人员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他们现在面临着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意识到他们将耗费多大的心血，意识到他们将如何尽最大的努力去拯救每一条生命。他要每一位病人都以最佳状态同他一道步入战场。“如果他们在抬上手术台时不能坚信只要敢于同命运抗争他们就能得救，那么我们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失败了。”护士曾听到过他这样教诲过他的学生。他是说到做到。他用自己肌体的每一根纤维同死神搏斗。他付出许多代价，但他毫不吝惜。在过去的5年中，他几乎没有例外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但例外对彼得的打击太大

了。每一个挫折对他都是这样。他非凡、认真、聪颖……而且还该死地这么英俊。护士想到这里，微微笑了一笑。

海伦疾步从她身边擦过，朝她背后走廊的一架小型电梯奔去。电梯快速向上开了一层，停靠在手术室门口。海伦和他的医疗小组就在这里的手术室里进行移植手术。有时也做些比较普通的心脏手术，但不是经常做。大部分时间彼得·海伦和他的小组都在这里进行某项大型高难度手术，今晚也将是如此。

沙莉·布诺克是一位22岁的姑娘，她的大部分成年生活是在病榻上度过的。沙莉童年时染上风湿热，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十几年来，她一直服药治疗，忍受了多次胸膈膜移植手术，但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几星期前，她被收进市中心医院，海伦和他的助手们一致认为移植手术对她来说已经是唯一的出路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名器官捐献者。直到今天凌晨两点30分，一队少年犯罪分子在圣费尔南多峡谷非法进行短程直线高速驾驶比赛，其中3人撞车身亡。一家经营出色的人体器官捐献者查寻公司几次打来公务电话联系，彼得·海伦知道他的机会来了。他曾多次向南加利福尼亚各家医院联系，要求为沙莉提供一名器官捐献者，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但愿沙莉能够经受住这场手术，但愿她的肌体能够接受他们提供的这个新心脏，不使他们失望。

他一把扯掉身上的便服，套上松软的绿色棉织手术服，然后把双手和胳膊认认真真的消毒一遍。手术助手们给他穿上白大褂，戴好口罩。另外3名医生、两名住院医生和一群

护士也同样做好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彼得·海伦却径直朝手术室走去，似乎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一进手术室，彼得的眼睛马上就紧紧地注视着沙莉。她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一动也不动，那双眼睛似乎被挂在她上方的无影灯给吸引住了。即使是躺在这种地方，身上套着无菌服，长长的褐色秀发塞进一顶绿色棉帽，看上去她还是那么秀丽、妩媚。她美丽迷人，且天真无邪、聪颖智慧。她曾殷切地渴望着能成为一名艺术家，渴望着能上大学，能参加舞会，能被人亲吻，能当上一位母亲。他戴着帽子和口罩，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麻药已经开始发生作用，她动了一下，朦朦胧胧地带着有一丝睡意朝他笑了笑。她看上去很脆弱，虚弱的脸庞上眼睛显得很大，就象一只被打碎的陶瓷娃娃，等着他来修补。“哈喽，沙莉，感觉如何？”“觉得挺好玩的。”她的双眸扑闪着，向眼前那双熟悉的眼睛露出一丝笑容。最近这几个星期，她渐渐地了解了。几年来，她对任何人了解得都没这么深刻，这么透彻。他为她开启了希望之门，慈爱之门，爱抚之门。这使她几年来所一直感受到的那种孤独和凄凉终于和缓下来。“我们等会儿得忙上好几个小时。我要你做的就是，好好躺在这儿打打瞌睡。”他看了她一眼，然后瞧了瞧旁边的监视器，最后又把目光回到她身上，“害怕吗？”“有点。”但他心里清楚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了。这几个星期，他把这次手术的复杂过程、危险以及手术后的药物治疗详细地对她解释了。她知道她现在应该期望些什



么，他们俩共同的关键时刻终于来临了。这就象妇女分娩，他将把她象婴孩一样生产出来，在他们尽力挽救她的生命时，她将他的灵魂中奔跳出来，从他的手指尖上跃入一个新的世界。

麻醉师把她的头轻轻挪了挪，然后看了一下海伦的眼睛。海伦慢慢地点点头，又朝沙莉笑笑：“我们呆一会儿，”其实，这绝不是只一会儿。很可能要五、六个小时以后她才能苏醒过来。

“我醒过来时你会在吗？”一丝惊恐的阴影掠过她的眉梢。他赶紧点了点头。

“当然会啦。当你一醒来，我一定会站在你身边，就象我现在站在你身边一样。”他朝麻醉师点了点头。他们给她注射了麻醉剂。过一会儿，她眼睛扇动一下，闭上了。喷妥撒钠是通过早已插在她胳膊上的静滴管注射的。几分钟后，沙莉进入沉睡状态。一场高难度手术开始了。整整4个小时，彼得·海伦以坚韧的毅力为沙莉移植了一颗新心脏。新心脏终于开始搏动，海伦脸上露出胜利者欢欣的神情。就在搏动的那一刹那，他的眼睛和站在对面的那位护士的眼睛对视了一下，他的嘴唇在口罩下面咧开笑了。

“她没事了。”但他心里很清楚他们才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沙莉的肌体是接受还是排斥这颗新心脏，只有将来才能做出回答。对所有的移植手术患者来说，成功的希望并不是很大的。但动手术总会比不动手术运气好很多。对她来说，手术，是她唯一的希望。

第二天早上9点15分，沙莉·布诺克被护士用手推车推

进特护室。这是彼得·海伦自凌晨4点30分以来第一次有时间小憩片刻。要再过一会儿麻醉药效才会过去，他有时间喝上一杯咖啡，然后再想一想自己的事。象沙莉这样的器官移植病人每次都会把他折磨得精疲力尽。

“真是奇迹！大夫。”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还是象刚才那样敬畏地站在他身边。彼得给自己倒了一杯没掺牛奶的浓咖啡，然后把身子转向这位年轻人。

“谢谢。”彼得微微笑了，他心里在想，这位年轻的住院医生长得真象自己的儿子。如果儿子马克能在医学方面树立自己远大的理想，那他这个当父亲的该会多么欣慰啊！但马克早已有了其它方面的打算，他准备学商业或法律。他要投身的是一个比医学更为博大的世界。这几年他已经看到了父亲是如何把自己的心切奉献给别人，而且每一件器官移植病人的死亡都给父亲在感情上带来多么大的打击的。医学绝不是他要选择的职业。彼得呷了一口浓得象墨水一样的咖啡，微微眯起眼睛，心想：算了，学别的也不错。他又一次把脸转向那位年轻的医生：“这是你第一次看到移植手术？”  
“这是第二次。你上次也施行过一例这样的手术。”“施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字眼。这两例手术是这位年轻人所亲眼目睹的最富有戏剧性的手术。在手术室里，他经受了他一生中从没有受过的高度心理紧张和戏剧效果。目睹彼得·海伦手术就象欣赏尼金斯基舞蹈一样令人激动不已：他是这里最好的外科医生。“你认为这位病人将会怎么样呢？”

“现在下结论为时太早，不过她很有希望恢复健康。”彼得心里暗暗祈祷他的话能成为现实。他边想边在手术衣上又加了一件无菌大褂，然后走进特护室，轻轻地坐在沙莉病床旁边的椅子上。一位特护室护士和一整套监视器正密切观察着沙莉的呼吸状况。到目前为止，病人一切正常。如果会发生麻烦的话，一般要等一会儿才可能发生，除非一切努力一开始就已经是失败了。这种“除非”过去发生过。但这次千万别！千万别！她太年轻了！即使她今年是55岁而不是22岁，他的想法也决不会改变。

他失去妻子的时候，祷告并没有起作用。他坐在那里，注视着沙莉，极力不去看浮现在面前的另一张面孔和另一个时刻。但他办不到——他还是看到了她，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在弥留之际，没有挣扎，没有希望，没有他。她甚至没有让他做出尝试，不管他怎么说，不管他如何苦苦地规劝。他们找到器官捐献者，但她拒绝了。那天晚上，绝望的他在她的房子里把手狠狠地砸到墙壁上。回家路上，他以115公里的时速在快车道上狂奔。警察测出他超速，把他拦下来。五脏俱焚的彼得已经连话都说不出了。一切对他来说都是虚无的。他心里只有她，只有她拒绝了的移植手术。他目光呆滞，警察只好把他强行拖出汽车，令其步行。他并没有喝醉，只是巨大的悲痛使他麻木。警察开了一张传票，狠狠地罚了款，然后放了他。

海伦回到家中，在屋里精神恍惚地踱着步。他每时每刻都想着她，思念着她。他需要她能给予的一切，但她已经再也不能给他奉献什么了。失去了妻子，自己还能单独活下去

吗？海伦一点信心也没有。当时，似乎连孩子在他眼里都变得那么陌生、遥远……占据他整个心灵的只有安妮。长期以来，她是如此坚强、如此值得依赖，正是因为有了她，他才能度过这些艰难岁月。她在他身上倾注了某种魔力以及他那超人的才华。他不断地从她那儿吸取勇气和信心。可是现在，突然间，一切都不存在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心里充满孤独和畏惧，就象一个失去依靠的婴孩。黎明时分，他突然感觉到一股不可抗拒的拉力，他必须回到她的身边，必须再一次紧紧地拥抱着她，必须告诉她他过去一直没说出口的话……他狂奔回医院，静静地走进她的房间，把护士支走，自己守在妻子身旁。海伦柔柔地握着她的手，抚摩着她那松软的头发，然后把它从她那苍白的额头上拂开。她看上去就象一只十分易碎的陶瓷娃娃。当第一缕晨曦射进病房时，她睁开两只美丽的眼睛……不……“……彼得……”她的声音在病房的宁静中显得比耳语还微弱。“我爱你，安妮……”泪水涌进他的眼帘，他想大喊一声：“别离开我！”她露出一丝谜一样的微笑。这微笑总是充满着他的整个心胸。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便永别了。永别了！他战栗地站着，两眼呆呆地盯着她，面前一片恐怖。她为什么不同死亡搏斗？！她为什么不让他尝试？！他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每天都从他那接受的残酷现实？！不！他受不了！他站着，两眼呆呆地盯着逝去的妻子，任凭泪水默默地流淌。一名同事上来把他拖开。他们把他带回家，安置到床上。接下来几天、几个星期，他经受了任何一个失去亲人

的哀悼者都可能经历的感情打击。这一切就象一场恐怖的水下恶梦，他只是偶尔露出水面换换气。最后他终于感觉到他的孩子们是多么需要他。慢慢地，他缓了过来。三星期后，他回医院上班，但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爱妻，失去了意味着他的一切的安妮。很久以后，她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思绪。每天，当他离开家准备到医院，当他走进走出病房，当他步入手术室，当他黄昏后准备驱车晚归，安妮总是成百上千次地浮现在他的眼前。每当他走进家门，意识到她已不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归来，就象有一把利刀扎着他的胸口，他的心在滴血。但时光一年过去了，悲伤越来越模糊，但时光洗不尽他的哀思。他总觉得此情此景和他忘不了曾经相濡以沫的爱妻。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把他所拥有的全部奉献出来求助于他的同胞。当然还有彼得、马克和波姬去感谢上帝，他有了他们。倘若没有他们，他将永远无法活下去。

海伦坐在特护室一片寂静之中，一双细长的大腿往前伸着。他表情严肃地注视着沙莉的呼吸。终于在那一瞬间，她睁开双眼，朦朦胧胧的目光扫过房间。

“沙莉……沙莉……我是彼得·海伦……我在这，你没事了……”现在没事了。但他没说出来，他甚至连想都不敢这么想。她活着。手术很成功。她能活下去。他会不遗余力地让她活下去。他在她床边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守护着她，等她一苏醒过来就和她谈上几句。中午一点刚过，在他离开病房以前，他终于从她那儿赢得了丝丝淡淡的微笑。他在自助餐停了片



刻，吃了块三明治，然后匆匆赶回办公室。4点正，他回到病房看望病人。5点30分，他把车驶上快车道，忙乱的一天结束了。星期三。来去匆匆，匆匆。他要靠公路县里干送。他的车在飞驰，对安妮的眷念又悄悄充满了他的心间。一直到现在，他还很难相信她已经不会在家里等着他的归来。6个月以前，他曾问他的——位朋友：什么时候人们才会不去想她呢？什么时候我才会最后体会到这一点呢？这一年半来，他所体验到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某种脆弱。这张英俊的脸上，过去只有力量和自信。现在却留下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悲伤的明显痕迹。他有3个可爱的孩子，曾经有过一个完美的妻子，他还拥有一个别的男人不可能谙熟的事业。他已经漂亮地攀上了一座顶峰，他热爱这座秀丽多姿的顶峰。可是现在他该怎么办？世界上还有什么道路供他选择？他将借谁同行？

## 第二章

正当沙莉·布诺克躺在洛杉矶中心医院病房里接受全面护理时，纽约市电视制室作里灯火通明，闪耀出一阵特殊的、眩目的强光。这是一种高亮度炽白色强光，其亮度令人想起二流电影里的犯人审讯室。在这股强光以外，制作室里

的其它地方带着一股冷飕飕的寒气。但是，若要站在这股强光的直接照射之下，那股灼热和亮度足以使人的皮肤骤然产生一种紧绷绷的感觉。聚光灯照射下的物体似乎成了房间的中心，几盏聚光灯从不同角度照射在同一点上，其亮度一分钟比一分钟加强。甚至连房间里的人们都被吸引到这一点上：一只狭窄的壁架，一块低矮的站台，一张不起眼的福明卡写字台，一块深蓝色的背景幕布上写着只有一个字的标志。在这里，惹人注目的并不是这标志，而是一张御座般尊贵的椅子。椅子空荡荡的，等待着哪位圣明的国王或皇后的到来。在一旁徘徊等候的有技师、摄影师、化妆师、发型美容师、两名助理制片主任和一名舞台导演。在这里，所有的人物，无论是好奇的，看热闹的，还是头面人物，专业人员都紧挨着这块空荡荡的站台和写字台。眩目的聚光灯直射在写字台上，一切一览无余。

“剩下5分钟。”这是很熟悉的喊声，很普通的场面，但是从某种微妙的角度来说，晚间新闻具有一点娱乐性行业的味道。在炽白色的灯光下混杂着马戏、魔术、明星等角度的各种各样微弱的气息。一股权力和神秘的薄雾迷迷朦朦地把一切都给笼罩起来。“最后5分钟。”人的心跳随着喊声加快了，然后是“最后3分钟”，“最后两分钟”。当主宰整个舞台的贵夫人一出场，这种喊声也应该在百老汇或伦敦某个神秘走廊上此起彼伏。大家都在窃窃私语，翘首等待。当梅尔·亚当斯快步走上站台时，周围发生的一切她全都感觉到了。如同往常一样，她的出现同时表不差分秒。在电视台开始播放节目之前，她还有整整100秒的准备时间。在这100

秒之内，她可以重新阅览一遍播音稿，看一下主任的脸色以核实在最后一分钟世界上还有没有出现什么最新消息；然后在心里默默地数数，使自己冷静下来。

同平常一样，这一天又是连续苦战的一天。她刚刚对一篇关于儿童受虐待的特约通讯进行最后一次采访。儿童受虐待这并不是一个好组织的题材，但她还是圆满地完成了这篇通讯。到6点钟，她一天真正的工作才开始。

主任助理举起几个指头，这是最后倒数计时……4分钟……3分钟……两分钟……一分钟……

“晚安。”梅尔那训练有素的微笑从来就是那样自然、大方。“我是梅尔·亚当斯，现在报告晚间新闻。”——总统发表一篇重要演说、巴西爆发一场军事危机、股票市场剧变，票价猛烈下跌。今天凌晨，一位离家外出的地方政治家，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然遭到歹徒行凶抢劫，以害是其它新闻。今天的新闻节目同往常一样，剪裁得当、简洁扼要。梅尔身上凝聚着一股令人信赖的魄力，这种能力使她的节目收视率猛涨，使她在观众面前展现出巨大的魅力。她是全国知名人物。5年来，观众们一直口诵着她的芳名。但是，今天的坦途并不是她最初的选择。她曾在大学里专修政治学，19岁那年她退学分娩，生下一对双胞胎。在现在看来，那些似乎都已经是一辈子以前的事了。很欠很欠以来，电视工作已经成了她的生命。电视和那对双胞胎就是她的一切。当然，她也有其它爱好，其它追求，但电视工作和孩子是她生活的向导，是她生活的中心。

工作人员关掉机子，播音结束。梅尔收掉一下桌上的讲

稿。主任还象往常那样，满脸喜色，动作很自然：“太好  
了，梅尔。”她笑了象抽了一口气。内附象报纸那样  
“谢谢。林”她声音和旁人保持着淡淡的、冷冷的距离。可  
过去她确实象是那么的羞怯、腼腆，而现在却是带着一种矜持，  
然而那冷峻的距离把这一切都遮盖过去。象很多人议论着，  
那双好奇的眼睛望着她。他们想仔细瞧瞧她，然后问又令人  
窘迫的问题，或者是偷偷窥探她的羞耻。她现在是慷慨、小巫  
当斯。这会有春潮和雨，天际响起带有摩擦的响铃声。“我认  
识你”而且“我在新闻界且见过你”。这些人感到奇怪，她每  
都会上街买食品，从冬季会在商店里挑选衣服，还会带着女  
孩而去逛街。人们突然想起面前这位匆匆走过的女人，在眼  
见她时都惊奇地凝视着她。梅尔·亚当斯外表上显得冷酷  
冷静，但在心灵深处，她也感到不安。惊讶的小人，怀疑她  
班里梅尔匆匆朝办公室走去，她打算抹掉脸上过浓的胭脂，然  
后收起手提袋回家。这时，报道编辑猛地向她伸伸手，要她  
停留。她能在这占用你一分钟时间吗？梅尔以象往常那  
样满脸沮丧地挑挑眉毛，采插承着梅尔心里呻吟着。“占  
用你一分钟”意味着一篇足以让妳彻夜未眠的长篇报道。一  
般情况需要她除了播送晚间新闻外，另做一些重要报道，播  
送一些特别新闻和专题节目。上帝才知道他们现在又给她留  
了份怎样的工作。她情绪坏极了。她是一个老练的专  
业人员，一般很少流露出倦意。由于脸上化了妆，她看上去还是  
那样精神抖擞，充满活力。可实际上，这场关于儿童受虐待  
的专题报道已经使她累得就象浑身的血都被抽干了一样。

“啊？什么事？”盖拉莫头一敲床要问，主任个好做